

忽然记起,今年是方 翁傍棘篱"之句。 重教授(1902-1991)诞辰 一百二十周年,这位令我 十分敬重的长者的音容笑 貌,就浮现在眼前。

方重是我国著名翻译 因出生于我国农历九 月初九重阳节,名"重"即

不

忘

重

由此而来。他幼承 庭训,在商务印书 馆任编辑的父亲, 早早把他送入新式 学堂,十四岁考入 北京清华学堂(清 华大学前身)。 1919年"五四"运 动中,他与同学们 一起冲在队伍前 列。所以说,方重 是一个老资格的爱 国知识分子。他后 来赴美专攻英国文 学专业,成为这一 领域的佼佼者。 1927年,北伐战争

取得胜利,长期军 阀混战的局面可望结束, 方重决定提前回国,投身 "教育救国"事业。先后在 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华东 师大、复旦大学、外国语大 学等仟教,为国家培养了 一大批外语人才。20世 纪三四十年代,方重首次 把"英国诗歌之父"乔叟作 品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也是把中国东晋大诗人陶 渊明作品介绍给世界的第 在他八十大寿时, 我曾写贺诗一首,其中有 "吟诗乔叟垂文史,采菊陶

遗憾的是,我没能成 为方重门生,无缘聆听他 的授课,那想必是如坐春 风.如沐化雨,启迪心智, 受益无穷的。不过,我有 幸在他的晚年多有交往, 面承謦欬。"文革"后期,局

> 势稍有好转,我从 干校调到市内化工 厂"战高温",八小 时外和星期天,闲 来无事,找出残存 的几本书籍字典, 暗自想把鲁迅、杜 甫的诗歌译成英 文。用尽业余时间 和心力,书稿译出 了, 却不知是否像 个样子。我先后求 教姚叔高、林同济、 孙大雨、孙瑜(导演

兼翻译家)等译界

高人,其中也有方

重教授。 那年,我由同 事杨立信陪同,前往华侨 新村林同济教授家。后来 林教授带我一起去了新体 育会路上的方重先

生家,那是外国语 大学的教授住宅。 楼,方重住在二楼, 屋外是水泥阶梯。

林教授说起,有时他自带 饭盒去方家,就坐在阶梯 上吃饭,等待方重午睡后 醒来。还说起,方重常常 自己拎只煤球炉下楼,在 室外捣鼓煤饼煤屑。堂堂 大教授,生活如此简朴艰

新冠病毒肆虐带来的不聚集,隔离在家,社交活动 减少等等,让孤独成为经常出现的话题。要解决孤独 的问题,有些事可以尝试一下:比如交新朋友,和老友 重续旧谊,精心维持现有的朋友圈等。但个人认为传 统的交友办法并没有过时,在疫情期间也是如此。

当我们还是孩童时,交友方式很简单,看到操场上 别的孩子在玩,跑过去和他们一起玩,玩着玩着就成为

## 驱除孤独

周炳揆

朋友了。 成年人 也同样 如此,和左邻右舍交谈, 可以由生疏变为熟悉。 对于需要驱除孤独的人 必须要采取主动,而主

动交友往往有可能被对方婉拒,这就会感到很受伤,但 这是交友过程中必须面对的。

我在国外居住的小区每周都会收到邻居分发的 《快乐通讯》,里面会一 一列出小区近期的活动,供邻居 选择参加。如三人、五人之间的简单的晚餐,孩子们在 街区公园的跳绳比赛,还有一种称为"夜间琐事",人 们聚在一起讨论烹饪、园艺等。编写该通讯的邻居 Ann 曾经告诉我:这份东西很受欢迎,因为美国人有交 友人数越来越少的趋势,统计显示大约一半的美国人 交往密切的朋友不超过三个,所以,Ann认为如果想和



某邻居交友,请他外出,从统计的概率来 看,你的邀请很可能是对方求之不得 的。另外,过多沉迷于微信之类会使原 来就很孤独的人感到更为孤独。所以 你和某人经常在微信上交谈,如果想要

和他发展深交,不妨建议暂停微信,改用电话交谈。

有一种交友的途径常常被人忽视-时间做同样的事"。比如,每天晚上六点半遛狗一小 时,或者是每天同一时间去街心公园慢跑,你会发现别 人也在这个时间做同样的事,你的爱犬和健身活动就

可能触发和别人的谈话 点,如果确有交谈的愿望, 要把手机放在裤袋里,不 要用耳塞——显示你愿意 谈话,当然,疫情期间若要 开始谈话,应当主动保持

交友并不一定要吃 饭,或者送对方贵重的东 西。住在我楼下的一位年 轻人告诉我,她和一位好 友是在超市认识的,后来 约好一起购物,成了莫逆 之交。另外,送给友人-件小纪念品,在居家隔离 最严峻的时刻发给对方-个有趣的视频,都显示了 你很在意和对方的关系。

阿杨是修车员,收入不高,但对独生女阿 蕾的培养却不遗余力,在她整个成长过程中, 有余钱, 便给她买各种各样的书籍, 充当精 神的维他命:此外,他也省吃俭用地让她上各 类进修课程。他常对她说:"你就专心读书 吧,学费我会给你积攒的。"他唯一的人生目 标就是把阿蕾培养成才,以告慰因难产而遁 去黄泉的妻子.

由父亲独自抚养成人的阿蕾,乖巧懂事, 异常争气,年年名列前茅,还争取到了奖学 金,以骄人成绩戴上了方帽子。

阿蕾进入了竞争激烈的跨国公司,屡屡 以创新点子刷新业绩,深受上司器重,一再擢 升,薪水当然也大幅度增加了

阿杨见女儿忙得春风得意,满心欢喜。 这一晚,阿蕾带老爸上一家豪华餐馆,点 了老爸这一生也不曾品尝过的鲍翅、龙虾、和 牛、鲥鱼。老爸看菜单所列的价格,频频惊 呼:"这简直是天价啊, 阿蕾, 你太浪费了!"阿 蕾笑嘻嘻地说道:"爸爸,您就让我宠宠您 吧! 千金散尽还复来啊!

阿杨想想也是,自己辛苦一辈子,还没品 尝过如此奢华的餐食呢! 当一道道美食端上

辛,使我肃然起敬。进得 室内,同样使我大开眼 一共两间,外屋几个 竹书架,用布罩成一排,大 概里面还有一些劫后余生

的书籍。方重和师 母叶子蓁教授和蔼 可亲,毫无架子。 "架子"对他们来 说,从来不知道是

何物。见到我这个"后 生",不是"可畏",而是可 亲了,大约他们认为我是 "可选"之材吧。我感到温 暖和惭愧。后来,我多次 去方教授家,请教翻译问 题,总是收获多多,满载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初,外国文学开禁。我所 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开 始再版重印一批外国文学 名著,方重的《乔叟文集》 也在计划之内。没有想 到, 社领导指定我担任这 部译著的责任编辑。我把 上下两册的译文旧版本从 头至尾仔细阅读一遍,再

十年了。尤其是方重新写 《译本序》长达万言之多, 花费时间更多些。排字付 印前,我诚惶诚恐地去方 重家,请他最后审定。他 让我把改的地方念给他 听, 凭他极强的记忆力, 在 头脑里对比原译,一一作 了取舍定夺。正如译者在 《译本序》中所说:"因为年 迈体衰,又患眼疾,这次重 印,仅将这篇序言和正文 某些地方略加修改。修改 过程中承上海译文出版社 的编辑同志帮忙整理。"我 只是尽一个责编的责任 罢,方重却没忘记我。更 让我无法接受的是,他居 然提出,为肯定我的工作, 他要分一些稿费给我。这 可万万使不得,于我是工 作范围,怎可捞分外之 财。想不到的是,他收到 社里的稿费后,竟然拿出 四百元钱,派人送到我

斟酌译句是否符合当下读

者的阅读习惯,作些更改,

毕竟此书翻译出版已过几

固执地说照他的办,非如 此不可。我无奈之下,只 得根据他的需用,购买了 当时还较为稀罕的电子 计算器等,作为退款给 他。尚有余额,还征得他 的同意,在展览中心友谊 宾馆设宴,请翻译界朋友 小聚, 也是对他《乔叟文 集》出版的庆贺,到场的 有孙瑜、吴岩、汤永宽、裘 因和杨之宏、陈漪夫妇 等。如此,总算暗地里把 这笔钱作了"私了" 1991年3月下旬吧。 我忽然接到方重儿子方

大卫先生的电话,告知说 父亲已病逝。我默然良 久,悲痛不已。大卫说我 是他父亲生前最信任的 好友,请我写一篇悼文, 在追悼会上致辞。这可 是千斤重担啊!后来,这 篇悼文还在《外国语》杂 志上刊登.表达了我和译 界朋友对方重教授的景 仰和爱戴。

当了回"拖拉机"

(新加坡)尤 今

来时,他专注地、细细地品味。吃着时,从眼 到心,都是滚动的笑意

当晚回家后,阿蕾好整以暇地问他:"爸, 您当修车员,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呢?"阿杨 说:"两千元左右。"阿蕾正色地说:"从下个月 起,我每个月给您三千元零花钱,您就别工作

了。"阿杨愕然地看着她,阿蕾模仿老 爸过去的口吻,逗趣地说道:"您就专 心享福吧,生活费我会给您积攒的。" 阿杨觉得自己幸福得好像掉进了蜜缸 里,笑得满脸皱纹犹如在蜜汁里漂浮 的橘皮条。

这一年,阿杨53岁。辞去工作后的阿 杨,手里握着大把时间和大把零花钱,竟然不 知道如何打发日子。他没有嗜好,也没有朋 友。多年以来,工作和阿蕾就是他生活的全 部内容。把这两者抽掉了,就只剩下一片横 无际涯的苍白。

家。无论多次推却,他都

阿蕾建议:"去找你的旧同事聚聚啊!" 他的旧同事常常在放工后聚集于修车厂 附近的咖啡店,喝啤酒聊天,放松精神。他去 了,一坐下,大家便七嘴八舌地酸他:"哎呀, 老杨,你现在是闲人俱乐部的会员了,干嘛还 来这儿听我们发牢骚?"过去,他和同事就宛 如乐高积木,完美无缺地镶嵌在一起,碰上坏 事时,大家同仇敌忾;遇上美事时,大家同声 赞叹;可是,现在,他觉得自己好似平白无故 地多出来的那一块积木,突兀而又孤独。如 此这般,去了几次,便意兴阑珊,再也不愿去



了。

待在家里,如困兽;外出逛走,如 游魂。不爱阅读也不喜观剧的他,像 ·棵蔫了的菜,日渐萎靡。他也曾偷 偷去应征一些工作,却都徒劳无功。

把这一切默默地看在眼里的阿蕾,有 天问他:"有家修车厂要聘请一名技术指导 员, 丁作性质轻松, 你愿意试试吗?"他欢喜不 供, 立马颔首, 脸上皱纹层层展开如波浪。次 日,精神百倍地去丁作,如获新生。

他永远也不知道的是,修车厂根本不缺 人,他的薪水是由阿蕾暗中垫付的。





莺莺待月西厢下 红娘牵线做良媒

(设色纸本) 佳期

身为残疾人, 退休后,除了必要 的社交活动外,基 本宅家,更少了年 少时不顾行走不

便,从徐家汇步行到外滩看外国 大轮船的豪情。前些年家人动员 我买辆残的,我骑惯了自行车,甚 至当年还跟随学校团委组织的春 游活动,骑车来回上百公里,到青 浦淀山湖畔的大观园兜了一大 圈。开残的话,真成了个残疾人 临近申请残的年龄期限,经

不起家人动员,便添置了一辆。 残的是朋友替我从厂家开回 来的。他热心地花了两个半天时 间,选择邻近僻静的马路,教我实 习开车。看看开残的无甚技术含 量,只要掌握发动、换挡、刹车等 要领,遵循交通规则就行。独自 行驶了一些路程后,我胆大妄为,

去闵行交大校区为毕业的儿子运 回书籍杂物。那次去时先是临近 校区车子熄火,回程时半途又在 龙吴路上抛锚,一时怎么也发动 不了,天上又下起阵头雨,淋了一

身湿,叫天不应 叫地不灵,眼看 暮色四合,真是 急煞人。后来雨 歇,勉强启动,开

了几公里在一座桥前又熄了火。 一人推不动,幸好有两个热心的 路人相帮推上桥,告诉前面有修 车铺。到了修车铺,师傅只拨弄 油门,轰地发动起来。

后来多回操作后,总算少了 半途熄火现象,但不敢逞强再跑 远路。谁知残的久不启动,也要 出毛病。车子开了干把公里,冤 枉钱花了不少。朋友告诫我如果 不开车出行,也要经常发动,最好

走自己的路,不要听闺蜜的

吴

近距离转一圈,给车子热身。这 次因疫情小区封闭二月有余,寸 步难行,残的也躺平了。网上有 车族哀叹,等到解封,恐怕去修车 行的要排长队,想必我这辆残的

也难免厄运。想 起昔日朋友提 醒,无法开出小 区转转,不妨发 动发动,在防范

期间,我先后将残的就地热身两 回,耳闻扑扑的引擎声,像听到了 残的歌唱。

等到小区解封那天,我发动 了残的正要出去透透新鲜空气, 瞅见邻居正围着那辆更换不足半 年的新残的叹气,原来车子的某 重要部件出了毛病,与特约维修 点联系,对方无暇上门修理。他 曾经是老驾驶员,膝关节严重受 损才办了残疾证,如今车子动不

了,怎么办?见他愁眉不展,我说 让我的车把你的拖去修,不过由 你驾驶,我从未拖过车,恐怕不保 险。他很高兴,说那你上我的车, 我在前面拖,你在后面跟,把好方 向盘就行。我打量了一下那辆带 壳的车,又不由迟疑,我的车无 壳,视野宽,能把控得了他的车 吗? 又是辆新车。他看出了我顾 虑,便让我开车拖,说靠里档开, 他在外档跟。说着,找了根粗长 的尼龙丝绳,牵住两车首尾后,我 只好硬着头皮驾车上路了。幸好 静默刚刚解除,马路上连公交车 也不多,我挂上十码,小心翼翼拐 过万体馆的十字路口,平日六七 分钟路程,足足花了两倍时间,慢 吞吞开到徐虹路口的特约维修 点。停了车,发现把握方向盘的 手掌汗湿了。谢天谢地,我成功 地当了回"拖拉机"。

对我这样已经走过一个甲子的人 来说,"闺蜜"这个称呼好像太过时髦而 幼稚,外加几分左顾右盼的矜持,所以 一般我不说谁谁谁是闺蜜。假如"闺 蜜"的标准是相处时间足够长久,我习 惯叫老同学、老邻居,透出家族间的知 根知底。这些旧友可能几年不见一面, 而一旦你有事相求,根本不用思考"下 趟伊会得有事体托我哦?"这样的小算 盘,对方也一定竭尽全力为你的事情去 想方设法。有微信后,几乎所有人都会 有小学同学群、中学同学群、大学同学 群,混得好混得不好的旧日同窗都在群 里, 执心校友组织吃饭聚会唱歌跳舞,

吵吵闹闹借机发发酒疯是经常的风景,

你退群不好不退群难受。而那些可以

随时"有事相帮"的老同学,通常不需要 如此夸张示好。

假如"闺蜜"的标准是相处十分亲 密,那大概还不够成熟独立或者总想压 男人一头的女人,十分需要这样的女友

抱团结伙,一起聊天 自慰假装叱咤风云, -起晒购物晒吃喝标 榜圈层,一起挑剔男 票或老公外加算计老

板,最要紧的是一起装傻互赞、彼此喝 彩。要说在关键时刻为你挺身而出、排 忧解难,那通常也就是给你帮腔,闺蜜 的本质不就是要她时刻挺你吗?否则, 翻脸! 至于说得对不对,客不客观理不 理智,其实谁都懒得细想,只要站我!

站我! 这种状态如今比比皆是, 万联网 上动不动群嘲群殴或者莫名追捧,弱智 韭菜泛滥成灾,细想想,DNA是一样 的。在我看来,"闺蜜"不重要,自己要 什么、怎么活更重要,不同人生阶段的

志同道合者更重要, 是男是女是老是幼 都可以,我宁愿称之 为"好朋友"

当然,人生总会

有一些跟你关系很铁、友谊持续很久的 女人,相互融洽、不设防、不利用,各自 走各自的路、做自己的事、维系自己的 家庭、搞定父母子女,有困难不吝伸出 援手,但越是这样的朋友越要自觉"距 离意识",她不是你的垃圾桶、不是你的

应声虫、不是你的遮阴树, 也不必成为 你的人生导师。这些女人我叫她们"老 朋友"

过去,我见过知名DJ天天在广播里 说教感情、自己却为情所困自寻死路的 女人,见过写出大女主励志故事自己却 走不出失败婚姻的女人,见过被丈夫打 得头破血流引发群情激愤却转脸已经 相安无事的女人,也见过劳心劳力辛苦 挣钱只想满足丈夫物质要求的女人,所 以我知道,人是多样的,生活是复杂的, 结局是注定的。所以,十日谈

日刊登 走 自 己 的"好闺蜜"的故事《好久不 路,不要听 责编:刘 芳 见》。 闺蜜的。